

苏亭莲舫：千载芳踪说子由

耿险峰

三 遇得恩公携杖来 辟从其游幕下宾

《苏辙集·栾城后集卷十二》记载：神宗嗣位既三年……除(苏辙)河南推官。会张文定知淮阳，以学官见辟，从之三年。苏辙识于张方平，早在张公任职成都府尹期间：予年十八，与兄子瞻东游京师。是时张公安道守成都，一见以国士相许，自尔遂结终老之契。(《苏辙《栾城集》)个中机缘趣事，《瑞桂堂暇录》记载较为详述：

老泉携东坡、颍滨谒张文定公，时方习制科业，文定与语，奇之，馆于斋舍。翌日，文定忽出六题，令人持与坡、颍，云：“请学士试拟。”文定密于壁间窥之。两公得题，各坐致思。颍滨于题有疑，指以示坡，坡不吝，第举笔倒牍几上，云：‘《管子》注。’颍滨疑而未决也又指其次；东坡以笔勾去。即拟撰以纳。文定阅其文，益喜。勾去一题，乃无出处，文定欲试之也。次日，文定语老泉：‘皆天才。长者明敏尤可爱，然少者谨重，成就或过之。’所以二公皆爱文定，而颍滨之尤深。

在成都，户部侍郎、时任知州张方平慧眼识才，一见以倾心相许，谨慎稳重的苏辙与其畅谈甚欢：

论古今治乱及时人物，皆不谋而同。(孔凡礼《苏轼文集》)

宋嘉祐元年，爱才若渴的张方平，不避旧嫌，破例驰书翰林学士欧阳修，鼎力举荐苏辙及其兄兄：

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。庆历初，杜祁公、韩、富、范四人在朝，欲有所为，文忠为谏官协佐之；而前日吕公所用人，多不然。于是诸人皆以朋党罢去。而安道继为中丞，颇弹击以前事，二人遂交怨，盖趣操各有主也。嘉祐初，安道守成都，文忠为翰林，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，将求知安道，安道曰：吾何足以为重？其欧阳永叔乎！不以其隙为嫌也，乃为作书办装，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。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，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，大喜曰：后来文章当在此。即极力推荐，天下于是是高此两人。子瞻兄弟后出入四十余年，虽物议于二人各不同，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。((《避暑录话》)

三苏自蜀来，张安道、欧阳永叔为延誉于朝，自是名誉大振。((《高斋漫录》)

神宗即位，苏辙为权臣相斥，不容于朝，出为“河南留守推官”，横沔、抑郁，盘桓京日，迟不赴任，长达一年之久。

拨云见日，见明亮晨星。苏辙绝处逢生，遇得恩公携杖而来。熙宁三年(1070 年)正月戊午，知河南府、官文殿学士、户部尚书张方平(又名张官保，字安道，号“乐全居士”，谥“文定”)任陈州知州。二月戊午，张方平奏改苏辙为学官，“辟为陈州教授”，苏辙遂供职于张方平麾下。苏辙入陈后，知州张方平对其甚为倚重，极为庇护：

既博以文，又约以礼。示我夷易，行不知止。(苏辙《祭张官保文》)

张方平不但把州府的诸多事务交

与苏辙处置，而且与其针砭时政、谈诗论律，苏辙相继撰下《代陈州张公安道谢批答表二首》《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》《代方平答陶启》等大量公文和应酬文字。

熙宁四年(1071 年)七月，兄长过境陈州。叩府入衙，苏辙引其拜会张方平，别来沧海事，语罢暮天钟。柳树唱晚，月下杯盘，雅舍小酌，吟诗酬和，几多风雅。

张方平诗学杜甫，又受佛老思想影响，风格清新淡远，雄俊流利，常将历史的启迪和人生的哲理寓于诗中。彼时，其研读杜工部诗，感于时事文风，寓怀吟咏，书有《读杜工部诗》：

文物皇唐盛，诗家老杜豪。雅音还正始，感兴出高骚。运海张鹏翅，追风骋骥髦。三春上休苑，八月浙江涛。璀璨开蛟室，幽深闭虎牢。金晶神鼎重，玉气紫虹高。甲马腾千队，戈船下万艘。吴钩括莫触，羿戟巧无逃。远意随孤鸟，雄筋举六螯。曲严周庙肃，颂美孔图褒。世乱多群盗，天遥隔九皋。途穷伤白发，行在窘青袍。忧国论时事，司功去谏曹。七哀同谷寓，一曲锦川遨。妻子饥寒累，朝廷战伐劳。倦游徒右席，乐善伐干戈。旧里归无路，危城至辄遭。行吟非楚泽，达观念庄濠。逸思乘秋水，愁肠因浊醪。未阳三尺土，谁为剪蓬蒿。

品茗论文，感时伤风，苏轼由《诗》而《赋》而《离骚》，追崇杜甫，慨然以《次韵张安道读杜诗》作和，气势纵横，语言奔畅：

大雅初微缺，流风困暴豪。张为词客赋，变作楚臣骚。赍转更崩坏，纷纶阅俊髦。地偏蕃怪产，源失乱狂涛。粉黛迷真色，鱼虾易暴牢。谁知杜陵杰，名与滴仙高。扫地收千轨，争标看两艘。诗人例穷苦，天意遣奔逃。尘暗人亡鹿，深翻帝折髀。艰危思李牧，迭作谢王褒。失意各千里，哀鸣闻九皋。骑鲸遁沧海，捋虎得绦袍。巨笔屠龙手，微官似马曹。迂疏无事业，醉饱死游遨。简牍仪刑在，儿童篆刻劳。今谁主文字，公合把旄旄。开卷遥相忆，知音两不遭。殷斤思郢质，郢化陋傜濠。恨我无佳句，时蒙致白鹄。殷勤理黄菊，未遣没蓬蒿。

苏辙赋作《和张安道读杜集用其韵》诗，委屈精尽，浑然流转，如长江大河，颂公精于微言大义，喜之奇文别韵，受之于“行天下”的阅历滋润，得其“论文开锦绣”：

我公才不世，晚岁道尤高。与物都无著，看书未觉劳。微言精老易，奇韵喜庄骚。杜叟诗篇在，唐人气力豪。近时无沈宋，前辈蔑刘曹。天骥精神稳，层台结构牢。

龙腾非有迹，鲸转自生涛。浩荡来何极，雍容去若遨。坛高真命将，戮乱始知髦。白也空无敌，微之岂少褒。论文开锦绣，赋命委蓬蒿。初试中书日，旋闻郾嘴逃。妻孥隔豺虎，关辅暗旌旄。入蜀营三径，浮江寄一艘。投人渐下舍，爱酒类东臯。漂泊终浮梗，迂疏独钓鳌。谩身空有赋，掩袂惜无袍。松桧今何益，零丁昔未遭。相和无并世，惠子谩临濠。得失将谁怨，凭公付浊醪。

熙宁四年(1071 年)八月，张方平请判南京留司御史台。依依惜别中，苏辙旧作《送张公安道南部留台》一诗，追思以往，感恩教诲：

识公岁已深，从公非一日。仰公如重云，庇我贫贱迹。公归无留意，我处念平昔。少年喜文字，东行始观国。成都多游士，投谒密如帟。纷然众人中，顾我好颜色。猖狂惑一遇，邂逅登仕籍。尔来十六年，鬓发就衰白。谋身日已谬，处世复何益。从来学粗豆，渐老信典册。自知百不堪，偶未三见黜。高怀如中斯，谁复强收拾。感怀绝尘土，旧好等金石。庠斋幸无事，樽俎奉清适。居然远忧患，况复取矜式。汪洋际海深，淡泊求弦直。徇时非所安，归去亦何失。道存尚可卷，功成古难必。还寻赤松子，独就丹砂术。恨无二顷田，伴公老莲华。

熙宁五年(1072 年)秋，适逢张方平六十五岁生日，苏辙感其德高望重、淡泊名利、“底以有仁”，仰作《张安道尚书生日》诗，为之倡仁：

出入三朝望愈尊，淮阳退卧避喧烦。崇高历遍知皆安，风俗频迁气独存。世事直须劳旧德，归心那复厌名藩。还看作柱功虽切，白发忧时又所敦。仁比高山年自保，秋逢生日喜盈门。知公如命身无袴，聊为生灵举寿樽。

恩公张方平改任南京后，匾书宅邸“乐全堂”，苏辙闻知后，以《题张安道乐全堂》诗相呈，痛伤时命，借古咏今，赞其超然远览、体乎至道而顺乎流俗的性情：

天命无不全，人事每自伤。譬如摩尼珠，宛转有余光。藻饰不能加，尘垢岂有亡。世人未尝识，姑射手自将。我公体自然，率性非勉强。驰驱四十年，不入忧患场。晚岁事蒙养，敛退就此堂。小儒岂知道，宿昔窥门墙。申屠师无人，无足亦自忘。如逢郑执政，一笑先生傍。张方平的知遇之恩使苏辙终身感

激。元祐六年(1091 年)十二月，张方平卒于南部。追悼先辈，苏辙涕泗横流，感其知遇之恩，撰文《祭张官保文》，委婉曲折，缠绵悱恻，以志缅怀：

维元祐六年岁次辛未，十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，太中大夫、守尚书右丞苏辙，谨以清酒庶羞之奠，致祭于故太子太保致仕张公四丈之灵。辙之方冠，公守西蜀。时予先君，幅巾田服。尺书见公，一见而知。曰此鸿鹄，困于棘茨。君亦唏嘘：“世莫知我。孰谓斯人，独明且果！”顾我与兄，复往从之。少未更事，见亦弗疑。后将有成，达于家邦。斯言是信，不折而降。涉世多艰，久而莫伸。从公陈宋，庇于有仁。既博以文，又约以礼。示我夷易，行不知止。南迁而还，迎我而笑：“世将用子，要志于道。”我曰不然，将复见公。俯仰六年，斯志莫从。遭章上闻，匪私尔伤。庆历之遗，今也则亡。呜呼！公之少年，坦然不羁。自放于酒，竹林是师。及其从宦，精深粹密。礼家法士，莫见其隙。公之问学，初亦弗勤。泛然游心，功倍于人。有疑而问，时罔弗达。礼则郑产，乐则吴礼。公之行己，色温言厉。卒然相逢，忽若无意。其所与交，金石弗渝。可以托之，六尺之孤。公之事君，道大言深。心所不欲，富贵莫淫。诡词削革，人亦弗知。虽罔克用，亦罔克疑。公老于世，事见于外。人之知公，兹亦其概。公性静深，灼见安危。遇物斯应，动获所宜。退而自养，湛然统一。与天为徒，惟道非术。逮其将亡，言若平生。寂然委蜕，不忙于行。道实在天，后必有传。谓予可教，而亦弗闻。公入不出，我出还不还。而使斯道，忽乎茫然。呜呼！尚飡。

半年之后，苏辙忧思难忘，清酒庶羞，祭奠再拜，泪作《再祭张官保文》，呜呼哀哉，唏嘘篇章：

元祐七年八月日，太中大夫、守门下侍郎眉山苏辙，谨以清酒庶羞之奠，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、太子太保、赠司空张公四丈之灵。公志大而才高，气直而虑深。世俗之所不说，而君子之所服膺。辙从公游，实见而知。眇视世间，若无足为，及其观会通以典典礼，盖未尝失时。泛观众人，澹然无心，及其结意气而同忧患，盖坚如断金。故方其出也，仕归三世，虽未尝不用，而才莫能既。逮其处也，与众杂居，虽固有不伏，而中情实疏。究观始终，疑其天人。或因物以有觉，或逢人而益信。由是嗇气养神，以终其身。中忘我以发照，外忘物而远尘。至于委化之日，泊然反真。呜呼！我之从公，始于父兄，师友之交，亲戚之情。而掩棺不哭，送葬不行。无以寄哀，请易公名。惟文与定，庶几平生。公虽不求，朝有典刑。呜呼！尚飡。

哀思绵延，经年不衰，累至暮年，睹物思人，知思难忘。在晚年诗作《追和张公安道赠别绝句<并引>》中，苏辙再次缅怀张方平，涕下沾襟：

后七年，蒙恩召还，复见公南都。自是又八年，而有升沉之叹，时公薨已数年矣。及自龙川还颍川，径出过子瞻道墨，中有公所赠章，览之泣下不能止。乃追和之。少年便识成都尹，中岁仍为幕下宾。待我江西徐孺子，一生知己有斯人。②8

(未完待续)



蝈蝈叫·我想笑

王天瑞

不知这是为什么？身在高山，想念大海；而身在大海，却又想念高山。也许这就是乡愁！身居小村青砖瓦舍，向往城里高楼大厦；而身在城里常闻汽车轰鸣，却又想回到乡下卧听蝈蝈鸣叫。不知诸君是否有过如此感悟？而他身临其境，却感悟深刻。

那蝈蝈的鸣叫，是委婉的歌唱，是悦耳的歌唱，是激越昂扬的歌唱。可他却想，那蝈蝈是向他大声呼唤哩！呼唤声打动他的心魄。他才知道滕毓旭那只《送给盲婆婆的蝈蝈》：“乐呵呵地捉回了一只绿色的蝈蝈，喜滋滋地送给了邻居家的盲婆婆。婆婆，婆婆，这是一只会唱歌的蝈蝈；在我上学的时候，就让它替我给您唱歌……婆婆，婆婆，这是一只会唱歌的蝈蝈；您听，它唱得多好，咯咯，咯咯，咯咯……”明天，他就要回黄村去，回黄村去寻找他童年的蝈蝈。

蝈蝈，豫东乡下人都叫它蚰子，是一种娱乐昆虫，或者说是一种欣赏昆虫。它被人们娱乐和欣赏已有3000 多年的历史，《诗经》里就有描写它的诗篇。蝈蝈的种类很多，但在豫东田野上主要有两种，一是碧绿色的蝈蝈，又叫铁皮蝈蝈；二是黑色的蝈蝈，又叫铁皮蝈蝈。蝈蝈，生长在豆子地、红薯地、花生地、玉米地里，大约在每年的6 月成虫，并开始鸣叫，到9 月底或10 月初息声，并死亡，寿命100 天左右。雌蝈蝈不叫，雄蝈蝈鸣叫。它鸣叫时，两个翅膀斜着竖起，来回摩擦，发出很大的声响：“吱吱吱……吱吱吱……”这声响，委婉悦耳，激越昂扬。人们说，蝈蝈是昆虫世界里的优秀歌唱家。不过，蝈蝈的鸣叫并不是无私奉献，而是警告同性赶紧走开，招引异性快来谈情说爱、谈婚论嫁。所以，它鸣叫起来格外卖力，甚至歇斯底里。蝈蝈，本来是吃昆虫的，尤其爱吃小蚂蚱，有时也吃些花草嫩叶。可它被人们捉住以后，便失去了自由，只好任凭摆布，并逐渐改变了习性，人们喂什么，它就吃什么。常言说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顺者昌，逆者亡。于是，蝈蝈还吃馒头、米饭、炸饼、包子、豆腐、羊肝……还吃红萝卜、红薯、白菜、油菜、南瓜花、梅豆花、各种各样的新鲜水果……据他观察，一是蝈蝈吃饱一种食物后，如果再给它换一种食物，它还能吃一些，你换几次，它就吃几次，虽然小肚子撑得鼓鼓的，但也撑不死。二是不怕饥饿。如果连续几天忘了喂它，它毫无怨言，也不发牢骚，仍然精神饱满地放声鸣叫。三是能忍干渴。蝈蝈平时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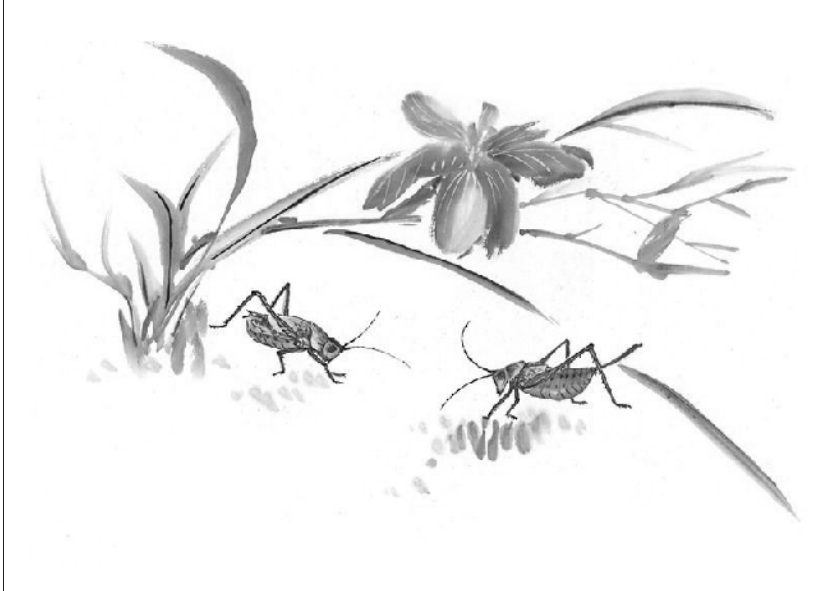
喝水，也不怕渴，食物里的水分就满足了需求，如果硬让它喝水，它会拉肚子，甚至不治而亡。这蝈蝈，还真有不少独具一格的地方！

要养蝈蝈，必须要有蝈蝈笼子，也就是蝈蝈被捉住以后的栖身之处，或者说是蝈蝈被养起来的家。蝈蝈笼子，俗称蚰子笼，其形状有正方体、长方体、三角体、宝塔体、楼房体、圆球体……五花八门，千奇百怪。最好做的蝈蝈笼子是“老龟盖”，他用不了十分钟就能做一个。先把秫秸秆截成一段一段，劈开两半，刮去糠子，破出三四厘米宽的箴子。接着，在桌子上或地上横向摆开十根箴子，再竖着穿插十根箴子，编成一个有缝隙的席片，再编成一个有缝隙的席片。最后，把这两个席片一合，再把上下各四个角用线绳一系，成了。这种笼子简单、结实、耐用，即便摔在地上蹦起来，也毫发无损。

捉蝈蝈，是他最乐意参加的一项活动。但是，他捉蝈蝈大多是顺便去捉，或割草的时候，或拾柴的时候，听到蝈蝈叫了，顺便钻进庄稼地里捉几只。蝈蝈很多，尤其在大热天晌午头，蝈蝈们争先恐后地叫。他脱掉两只鞋子，一手拿一只，迅速隐进庄稼地，顺着蝈蝈的叫声靠上去，看准蝈蝈，两手一捂，就把蝈蝈捂进了鞋壳篓里。如果靠上去的时候，蝈蝈不叫了，也看不见蝈蝈的身影了，就从兜里掏出提前用竹篾子做成的“拉子”，拉一小会儿，蝈蝈以为是同伴在叫，也随之大胆叫起来。他说，在捂蝈蝈的时候，要控制好两手的力度，不能把蝈蝈捂伤了。如果真的捂伤了，就把它放掉，再捂另一只。当觉得捂的蝈蝈够喂了，那就挑起笼子凯旋而归。

那年冬天，他养了一只铁皮蝈蝈。上学走的时候，就让爹养着；上学回来以后，就自己养着。怎么养哩？天天把蝈蝈葫芦带在身上。进入冬天以后，天天把蝈蝈葫芦贴在胸口上。那只铁皮蝈蝈，通体黑色，黑亮似铁，紫蓝脸，红牙，粉红肚皮儿，个头很大，鸣叫强劲有力，宽厚洪亮，并且沉着而稳定，颇具大将风度。过春节的时候，正好下大雪。屋外大雪纷飞，屋内蝈蝈高唱。互相拜年的亲朋好友听着蝈蝈悦耳美妙的叫声，更是心旷神怡。你想笑？谁不想笑哩！

正是“赤日炎炎似火烧”的季节，也正是蝈蝈们“吱嘎悦耳诱顽童”的季节，他走一路也没有听到蝈蝈的声音，直到踏上了黄村的土地，才听到蝈蝈们断断续续、时有时无的歌声鸣叫。三是能忍干渴。蝈蝈平时不



周口航运史话系列之三

魏晋时期运河四通八达

常全欣



邓城附近修建的邓艾雕像

秦汉之后，历史来到了魏晋南北朝。

东汉末年，军阀混战，分裂割据。但是，从曹魏控制中原，统一北方，到西晋灭亡的120 年间，黄河中下游流域基本上处于统一安定状态，因此，周口大地上的航运受战乱影响较小。相反，由于政治军事需要，又比秦汉有了新的发展。

建安元年(196 年)，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。当政期间，兴屯田，充军食，以便征伐四方。由此，带来了豫东大地上运河的繁荣与发展。

周口大地上的运河，主要是三个渠——

一是贾侯渠。《淮阳大事记》载：“建安二十四年(219 年)，豫州刺史贾奎遏

鄢汝造新陂，经淮通渠200 余里，上承沙水，下通百尺(沟)入颍。”修建者贾逵，曹魏文帝曾封其为“阳野亭侯”，因此这段渠被称为贾侯渠。这条渠的故道在今淮阳西北，北魏时已不易详辨，《水经注》亦无确切位置。一般认为，在鄢城至淮阳间。这条长达200 余里的运河，成为沟通汝水与颍水的通道。

二是讨虏渠。曹魏黄初六年(225 年)，魏文帝于当年三月，又在鄢城至西华之间，开挖了讨虏渠。这一渠道的具体位置也不易考证。但它和贾侯渠一样，既可引水灌溉，又可沟通汝、颍二水，从中原经颍入淮，通向东南，源源不断地使征吴前钱得到粮秣、装备补给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。

三是广漕渠。《淮阳大事记》载：“正始元年(240 年)，邓艾在陈、项屯田，开邓艾沟，引水灌溉，大积军粮；凿广漕渠，通舟运粮。正始四年(243 年)，邓艾行陈，修广淮阳、百尺二渠，上引黄河水，下通颍、淮，又修诸陂于颍南颍北，灌田2 万顷。”广漕渠的主流干线，实际上也是对古鸿沟水系的疏通和恢复。其“上引河水”，乃是循鸿沟水系故道，引黄河水补充颍水等水源的不足。广漕渠故迹已不可考，大约相当于开封以西的汴渠和从开封南流入颍的蔡水（即蔡河）。邓艾修的“淮阳、百尺二渠”，也都与广漕渠相通，淮阳渠是对贾侯渠的疏

浚；百尺渠是沙水从淮阳通颍水的水道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颍水县(今商水县)记：县东北二十五里有灌溉城，即邓艾筑陂塘、兴灌溉所筑之城。县西北三十里的沙河(即古颍水)南岸的邓城，相传邓艾在此带兵固守，后来西征伐蜀也从此出发。可见，广漕渠与沙河相通，且为主要运道之一。

魏晋时期“始于屯田成于转运”所形成的豫东运河网，与汝、颍、涡、淮等天然河流，交织成网，水运四通。当时在黄河和淮河水系之间，有一条通运干道，贯穿今天的周口大地，它经汴渠至大梁(开封)向南沿沙(蔡)水入颍水通淮河，或是入涡河通淮河。这条航线历时较久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文帝纪》载，曹魏于黄初五年(224 年)伐吴，“循蔡(沙)颍浮淮，幸寿春(今安徽寿县)”。《古今图书集成·食货典·漕运部》记载，晋惠帝永宁元年(301 年)，曾“漕运南方米谷，以济中州”。南北朝时期，中原战乱频仍，通航河流时通时辍。北魏统一北方，中原航运有所恢复，周口大地上的蔡渠得到整治，在沿颖河的陈郡(今沈丘境内)等处，设置转运中州粮食仓。景明正始年间(500 年—508 年)，为“经略江淮”，崔亮主持“修汴、蔡渠以通边运，公私赖焉”，再度恢复了黄淮之间的水运通道，到北魏后期仍在发挥着作用。②8